



史悌芬·海姆著

# 食人者

# 食 人 者

[德]史梯芬·海姆著

高年生 刘萍君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Stefan Heyn

The Cannibals and Other Stories.

本書根据 Paul List Verlag, Leipzig, 1953 年版本及  
Seven Seas Publishers, Berlin, 1958 年版本譯出

## 食 人 者

著 者 [德] 史 梯 芬 · 海 姆  
翻 譯 者 高 年 生 刘 萍 君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英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张：5 1/4 字数：100,000

1959 年 12 月 第 1 版

1959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0 册

统一书号：10073·1169

定价：(八) 0.44 元

## 內 容 提 要

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每一个短篇，都是一把犀利的匕首，戳穿了美国战争贩子及其走狗們的丑恶嘴臉。

食人者描写的是美国反动統治阶级怎样把一个抄煤气表的小职员的孩子驅到血腥的侵略战争中去送了命的悲惨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描写的是西德美国占領軍当局怎样縱容法西斯分子为非作歹，危害人民；跳蚤则描写了美国某大学的一个副教授，为了要取得正教授的头衔，为了金錢的誘惑，竟不惜参加了美軍当局为了細菌战而进行的細菌“研究”工作，結果自己中毒身死，临死时悔恨交集，想要到白宫去找杜魯門拚命。其他各篇也都是生动的力作。

## 目 次

食人者	1
黑名单	11
巴比克	24
一个真实的故事	37
桥牌	59
人的转变	66
跳蚤	82
途中	106
病菌	111
列姆·金布尔	132
自由经济	142



## 食人者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父亲是一个幻想家。遇到什么事情触动了他的心弦，他就会接连好几个钟头讲述各种各样趣闻异事。他坐在靠近窗口的摇椅上，一面摆动着摇椅，一面讲着。椅子发出轻微的咯吱声，香烟灰落在他的怀里。

母亲和他完全相反。她成天在操心，老想攢点钱。每逢她节衣缩食省下来的几块钱要花掉——不论是用来买一瓶贵重的药品，或是用来修理地窖里那个锅灶（这是分期付款买来的一个锅灶，从第一次付款的那一天起就不太好使唤），或者是用来给吉米买几条新裤子（因为他的裤子就象是薄纱做的，老是给撕破）——，她总是沮丧万分。

她总是在展望未来，而未来却总是那么迷蒙。他们住的那座房子其实是一座棚屋，可是房地产经纪人硬说是一幢“避暑房屋”。这座房子今年冬天一定会倒塌的，并且，给父亲介绍工作的那位彼得·麦科尼很快就会中风死掉，因为他吃喝玩乐得太过份了。到那时，她和父亲该怎么办呢？而吉米十七岁就入了伍，没能依靠父母上大学，这断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父亲经常耐心听她讲话，一如当年他们俩年轻还没有结婚时的情形一样。等到她的满腹忧伤发泄无遗，他就会抓住当时母亲忧虑的根本原因，思索一番，并从另一角度加以评述，于是使得一切突然又好象充满了希望。去年冬天，房子不是并没有塌下来砸破他们的脑袋吗？如果略事修葺，今年冬天还能对付过去。彼得·麦科尼的确不愧为本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大人物。这样一个人请得起最好的医生，可不是吗？要是这些医生都不反对彼得大喝其威士忌和啤酒，为什么偏偏妈妈对此事感到伤透脑筋呢？至于吉米，他会在军队里学会守纪律，学会一种技术，例如学会使用雷达或者其他一种手艺，而这种手艺等他退伍归来之后，会派得着用场的。在这段

时期內，吉米可以开开眼界，去見識一下那有着歌妓和古老庙宇的东京。那儿的人說話很特別，象鳥叫一样。父亲的話匣子一打开又收不攏了，这一次是大談其日本。

母亲想，或許他也有道理；她已經感到疲乏了。他們不总是混过来了嗎？不管怎么样，他們总是有吃有喝、有穿有住的。在反希特勒的战争期間，希卡姆-希卡姆公司在城外河边修建了那家專門制造秘密玩意儿的大工厂，父亲甚至还謀到过一個很好的职位。工作既不太累，待遇又相当不錯，每礼拜她可以积蓄好几块钱。現在这笔錢当然早就完了；父亲又得替煤气电力公司抄煤气表了，并且不得不充当彼得·麦科尼的政治跑腿，只是为了要保持这个破飯碗。至于吉米，他不是在信里告訴过她，他的部队無論如何是不会被派到朝鮮去的嗎？他不是还补充說，即使被派去的話，十八岁以下的人也是不会上前綫的嗎？

母亲輕輕地叹了一口气。一切还可能糟糕得多。她讓父亲繼續大談其日本，虽然吸剩的烟蒂快要燒到他的手指头了。她愛这个人，正是因为他拒絕向生活低头，并且能够陶醉在自己的梦想里。他甚至还能使她暫時忘掉自己已陷落在一个對他們俩太无情太危險的世界里。

父亲走上台阶，进了屋子。他把帽子和大衣都丢在前屋的桌子上，大踏步地跨进厨房。

“媽媽！”

他的快活的声調使她迅速轉过身来。她看到他臉上的表



情，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令人振奋的重大事情，不只是他脑子里又浮起了通常的那种空想。

“猜猜看是什么事！”他要求她。

“吉米！吉米回来了！”

他的脸绷紧了片刻。“不是……”他失望地说。“我整天都在抄写煤气表，哪会知道吉米的事？”

“你说得对，”她同意地说。“我们也没有接到过他的信。”

他不大赞成她这么惦念儿子。当然，她也应当想念吉米，但是不应当因此而忘掉了其他的一切——忘掉他自己和他带



回来的好消息呀。他勉强地重新装出一副愉快的样子。“媽媽！我們将会接到一封电报！”

她在圍裙上擦了擦手，在厨房里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一封电报？誰打來的？有什么事？”

他望着她头上的几绺白发，望着她松垂的臉部皮肤以及眼角和口角上的皺紋。在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考虑自己的策略：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訴她，如何先給她暗示，讓她猜猜看，引起她的好奇心，最后要讓她請求他把实話从头至尾說給她听。但是，現在他認識到，这个玩笑开得不是时候。

他很溫柔地把手放在她的头上，輕輕地撫摸她的头发。“我們終於又可以過得好一些了，媽媽，”他說。“我們不用再靠每个禮拜三十五塊錢過日子了。以后又会象从前那些好日子一样。每逢星期五，我給你帶回來一个小口袋，里面裝着一百二十塊錢，或者也許是一百三十塊錢。”

他看到她的肩膀在輕輕地抽動。

“嗨，嗨！”他說。“对这种事是不作兴流眼泪的！”

“过去的日子真是有点不好过呀，”她說。

他捧起她的臉來端詳着；她的眼睛还是潤湿的。他強作笑容，然后替她解下圍裙。“讓我們离开厨房吧。我可以打賭，你一定又在里面待了整整一个下午。”

他把她帶到起居室去，強迫她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然后松了一口氣，坐到自己的搖椅上去。

可是，等她看到他象往常一樣坐在那兒，她往常心事又涌上了心頭。为什么人家愿意每个星期給他这么多錢呢？叫他

做什么工作呢？大概他又在想入非非了吧，或者他把一些謠言信以为真，又在做他的好梦了吧？“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說。“你剛才說会有一封电报……”

他忍不住要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用指头彈出一支烟卷，然后慢条斯理地点着了火。“会有很多电报发出来，其中有一封是給我的。电报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如果您愿意回到希卡姆-希卡姆公司来工作，請您明天来报到……”

搖椅发出刺耳的响声。“媽媽，城外河边的那家大軍火工厂又开工了！他們要求过去在那儿工作过的人統統回去！今天中午电报就已拍出！我碰到了麦科尼，他对我說：‘喂，爸爸！’他这样說，‘听说煤气电力公司将要失去一位煤气表抄写員了！’接着他就大笑起来。麦科尼并不是个很坏的人。他似乎并没有要我死抱着这样一个捞什子的政治职位，而不去干那收入多三四倍的工作，就象我在战时所干的那样……”

他住了口。她的面容驟然显得憔悴起来；也許这是室内黄昏时分的光綫造成的錯觉。他应当站起来开灯了，但他仍旧坐着；他只是拍去了落在自己怀里的烟灰。

“但是，战争是不会发生的，”她压低了嗓門說。

她这句肯定的話使他惶惑了好几秒鐘，然后他又恢复了常态。“你真是！”他笑着說。“你知道什么！你把朝鮮这个事件叫做什么——警察行动？”

“只要吉米还在军队里，就不許发生战争，”她說。

搖椅的咯吱声靜了下来。“吉米同这场战争毫无关系！”他肯定地說。“孩子还不滿十八岁，他們是不会把不滿十八岁的

人送上前綫的。除此之外，他也曾写信告訴过你，他的部队是被派去占領日本的。”

“是的，”她說，“他是这样写的。”

“嘿，难道你还不放心嗎？你連自己的儿子都不相信嗎？也許你認為他在說謊吧？媽媽，有时我真不理解你。我赶紧把第一个好消息帶回家来，想把它告訴你，可是你又不讓我說……”

母亲站起来，开亮电灯。父亲很伤心，象一个丢失了糖果的小孩似的。

“好，那就說吧！”她說。

他看着她蹲縮在沙发角落里。她的臉上現在流露出一些期望的神色。

“我估計我会得到一个监工的职位，”他开始說。“你只要想象一下：终于又可以固定在一个地方办公了，用不着挨家逐戶地奔波，用不着上上下下地跑地窖了。噢，媽媽！”他弄熄了那根只抽了一半的烟卷。“你根本不知道，有时我的心情很不好。还有我的脚痛……”

“我知道的，”她說。“有些事你根本不談，大部分我也知道。”

“这算是什么生活呢？”他繼續說，又开始搖摆起来。“我快四十五了，这些年来，我究竟为你、为自己、为吉米干出了些什么名堂呢？这个捞什子工作，每个礼拜掙三十五块钱，假如我不是經常奉承麦科尼——这也用不着多講——，那么就是这个差使也保不牢……”

“我知道，”她微笑地說，“你的心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你真以為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這麼喜歡幻想和講扯嗎？”

“現在，情況就要不同啦！”他說。“我記不起上次我們把錢花在什麼上面了。我只記得，錢突然都沒有了。可是這一次我們一定要更好地安排一下。我們的錢要掌握得緊一些，至少要節省下一半來——讓我想一想，這就是說，每禮拜我們可以儲蓄六十塊錢——或者說每年存三千塊。這樣下去，再過二三年，我們的存款就頗為可觀了。如果那時我不能工作的話，我們的老年也不用愁了；或者等吉米回家以後，給他派派用場。這個孩子很聰明！他能繪畫，同數字打起交道來簡直象一個數學家。他可以當個工程師或建築師！我希望他為自己的一生打下牢固的基礎，不要象我這樣……”

他暫停片刻，又點了一支煙。

“媽媽，有些時候，我以為你在笑我——雖然不是放聲大笑，却總是在笑呀——，你笑我；因為我喜歡向你講一些好聽的事情，即使碰上了一點小運氣，我也把它說得天花亂墜。我一生所要求的也不過如此——一點小運氣！其餘的我可以自己去創造。在美國這樣一個國家里，象我這樣願意從事艱苦勞動把自己的精力獻給工作的人，如果再加上這麼一點小運氣，那就不錯啦。你看，現在運氣來了。現在我有了工作，待遇不錯的工作……”

煙灰落在自己身上，他根本就沒有發覺。

“我已經可以看到未來的一切，好象它就在眼前！每天早晨，我搭公共汽車，沿着河岸一直到這個大工廠門口。鉄門打

开了，門崗揮揮手叫我进去。好几千名象我这样的人同我一起进去，去上班……”

門鈴响起来了。

媽媽站起身来，但是他的动作比她更快。他按着她的肩头說：“不，这封电报是給我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电报，我要自己去拿。你不反对吧？”

“不反对，”她說。“去拿吧。”



她听到他打开了房門。她听到送电报的信差說了些什么。她听到爸爸的快乐的声音：“是的，我就是！給我吧，我已經等候好久了！不，等一等——我想，你为了送这封电报，跑了不少路，我給你二角五分。”

接着另外一个声音說：“謝謝！”有人走下阶梯去，接着是一片沉寂。

片刻之后，媽媽站了起来。

“爸爸！”她喊道。

“来了，媽媽！”他回答說。

她看到他摸索着前屋的牆壁，慢吞吞地走到起居室来。她想：真奇怪，开着灯为什么他还看不清呢？

她向他跑去，从他那軟弱无力的手中取过那張紙。

她只看到第一行：国防部不胜惋惜地通知您，令郎……

高年生譯

## 黑 名 单

“請进来！”他应道，心想，說不定是白蒂·弗拉溪来了。可是她不会敲門的，她該讓秘書通报后再进来。而且現在还很早，她不会来的。他对了下表——不到三点半；窗外的阳光仍然清晰地、鮮明地刻划出建筑物的輪廓，洛克菲勒中心大楼底层院子里的溜冰場上，聚光灯也还没有扭亮呢。

勤务員奎恩慢吞吞地走进門来，象往常一样，左肩向前，把一个馬尼拉紙的信封放在桌上。他帶着平板的、哑声的布魯克林口音說：“大·晋要你看完了就去找他，”勤务員說后，便轉身走了。

他認為这是一个好勤务員。奎恩和他自己的年岁差不多。不过，他那忧煩的皺紋和湿濡的眼睛，使他看上去要蒼老一些。奎恩在晋金·麦特卡夫公司待的时间要比人們所能記憶的久得多。岁月自然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

他想要看看，岁月有沒有在他自己身上打下烙印，可是他懶得打开抽屜去拿那面修臉用的小鏡子。他玩弄着那个馬尼拉紙的信封。“大·晋要去見他！……”他惱火地学着奎恩的声音。大·晋！那个大·晋的生意經，打公司搬到三十三层樓上的写字間起就开始了，每間写字間都挨牆鋪上了地毯，



墙壁上嵌有鏡板，用了間接照明，每張办公人員的桌上每天  
都擺着鮮花。晋金·麦特卡夫廣告宣傳公司兴隆起来了，大  
卫·晋金先生也就够得上称为大·晋了，他荣获这个縮写的  
称号，就象一个將軍荣获了勳章一样。

他打开信封，里面是一本相当厚的小册子，有一个書签伸  
出在两頁之間。他辨認不出封面上的标题，因为标题是深藍色，  
封面的底色也是藍色，因此标题全給遮沒了。标题是：大卫·  
晋金备忘录，还附上几个潦草的字：閱后請来見我——大·  
晋。

他想，好吧。我会看的！我会找你的！等我死心塌地愿意  
看的时候，我会看的，我会来找你的。他又看了下表。还不到  
三点四十五分，白蒂是不会来的，她会照例迟到。他讨厌等人。  
大·晋就喜欢讓他等。她可沒有权力那样作，他也沒有义务  
去和她商談这些每周照例会有的节目；他負責这项节目，而她  
只是念念几行台詞而已。哈弗是一个好得透頂的广播作家，  
他不一定要根据她的意見去編造巧妙的情节——不过，她肚  
子里倒是有那么些情节；同时不知怎的，这样的商談却成了他  
們生活中的一个点綴。看在往日情分上，他倒乐意思想一想。

去他媽的往日。現在他已經有了三个孩子，还有妻子，还  
有长島上的一所房子。然而，白蒂·弗拉溪确抱着一种疏远  
的态度看待他——一种友好而又非常疏远的态度——这种态  
度刺伤了也否定了他們之間曾經有过的一段感情。岁月埋葬  
了那些往事，彼此也不复記憶了，何况自己又有了长島上的那  
座房子，又有了孩子。但是，对待你旧日的情人，你总不能为